

战国策校注

第七册

戰國策趙卷第六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趙

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

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

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

南王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

襄子

簡子子神曰名無恤定王十六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神曰范氏士會之後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

為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人

晉舊姓故魏亦有神曰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

利而鷙喻其殘忍也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補曰

復劉作韓君其與之彼狃狃犬性驕也又將請地於

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

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

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

元作宣

宣

補曰韓子說苑亦並作宣恐桓

字訛

子欲勿與趙葭

魏人亦晉舊姓

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

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

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

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

元作

蔡皇

狼之地

蔡非趙地臯狼屬西河

補曰

恐名偶同漢志

趙

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

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

人弗與焉他日陰疏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

張孟談曰夫董閔安于簡子補曰一作主之才臣也世治晉

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補曰大事記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

一本尹澤大事記謂澤字誤韓子國語作尹鐸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

君曰諾襄子謂乃使延陵君元作王此襄子王當作生韓子云

趙襄子召延陵生今將云云浚儀王氏謂鮑失考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

至行城郭案府庫案按同行也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

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孟談曰臣聞董

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牆也皆以荻蒿苦楚臍之荻

葦屬爾雅蕭茨注即蒿又繁醜秋為蒿苦蓋也楚荆也以是為墻臍牆同其高至丈餘君發

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銘之勁不能過也

日補

箇音窘銘卽籍見禹貢

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

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

質礎也

請

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

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

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

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

財

元作城

城

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

謂將降

何如張孟

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

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

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三

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

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麤中而少儀麤粗同疏也我

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

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

三軍與之期補曰姚本夜日既遣入晉陽張孟談以

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其間故在

之遇智過通一作果智伯之族補曰晉語智宣子將以

太史爲輔氏通鑑取轅門之外以車爲門智過入見智

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伯智對曰臣遇張孟談

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

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

言親與二國約

必不欺也子

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

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

著言附其地

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

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

桓宣子之謀臣曰趙莈

韓

補補曰恐缺韓字

康子之謀臣曰段

規

二諡皆非當時語

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

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

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

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
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
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
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之
決有感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

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

軍補神曰姚本有軍字

救水而亂

韓魏翼而擊之

左右夾擊

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

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

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彪謂段規

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在其目中可謂明也已
矣此一時三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

不用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灌晉陽城之不沈者三板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次欲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為與智伯惟沒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

智伯從韓魏兵從之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元

下補曰設衍不沈者三板郄疵晉人補曰郄刺黎反

姚本注元和姓纂郄已姓青陽氏之後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

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補曰一本作夫

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

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

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補曰何

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

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元

三補曰姚云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補曰愚下恐肯信錢劉作二

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

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

解解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趙而

出郅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

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視端畏之趨疾避之

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辭屈也郅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

之韓魏之君果反矣彪謂智伯至是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魄者至以謀人之言

質人以反夫非狂昏癡膏孰肯自承其反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

補曰談史作同太史公避父諱也。一本廟作廣是發

五霸

元作百下同伯業不振今復發之

補曰伯古通

乃稱簡之塗

稱者舉其說也

此土國地

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

國地猶武安之類御

則之

有之曰五霸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

衍兩字

兩

塗有主勢能制臣

約者自斷之辭

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

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令臣之名顯而

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

補曰一作捐

功名去權勢以離衆

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

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

社稷乎

補曰姚云劉改乎作也

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

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

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必相疾臣主之權均之補曰外紀能美

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

足愴然有決色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一說決猶別襄子去之臥三

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不為自用何如對曰

死僂僂戮同張孟談曰左司馬失其見使於國家安社稷

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行猶用也疑當作任補

之辭行之者許君曰子從事乃許之使談自從其所欲

之僂之惟也代故許張孟談此下著書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

其去捐名所以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

安其名惜陰軒叢書

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

此美襄子耕三年韓魏齊楚作元

燕

補曰

下文有楚無燕必有一誤

負親以謀趙

言五國昔約親今背之

丘不應此義頓異恐負

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

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

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以爲言矣今

復來而今諸侯

衍孰字正曰復來字恐舛誤在

孰謀我

補曰孰爲我謀

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

君首爲御舍臣於廟授吏大夫

授談之吏以爲大夫示尊顯之也

臣試計之

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

使妻

長子之韓次子之

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

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

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默若是之裕哉
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一閒也正曰孟談可

謂謀智之士
有道則未也

晉畢陽

畢萬之後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

正曰

無明據晉魏伯宗索士疵州犁

疵州犁子豫讓乃其

孫義烈有自來矣

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

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

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

補曰

史漆其頭說苑異曰智伯

智伯漆其首為飲器索隱云案大宛傳匈奴以月氏王

頭為飲器裴氏引韋昭云裨榼也晉灼曰虎子也皆非

豫讓遁逃山中

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客

修其容色補曰

語死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

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

扞

扞鐔同集韻矛鐔謂之鐔刃施刃其端

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

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

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

爲厲

索隱曰癩惡瘡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讓以漆塗身令若癩厲癩聲近假借

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

作行史

乞其妻

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

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

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

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

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

臣之義者無此矣

補曰無字下恐有缺字

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

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

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

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

一本伏所當過

襄

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

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

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

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

范

補曰

姚

本有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土此字

遇臣

國士名蓋一國者

臣故國士報之

為國士所為以報之

襄子乃喟然

歎泣曰嗟乎豫子

衍子字

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

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算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

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

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

固通故

伏誅

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

言有此心望不及此

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

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

而自呼也

遂伏劍

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刺客傳有彪謂襄子豫子皆于

載人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天下後世之為臣使他人
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苦夫壯士